

# 久旱盼甘霖 開學盼假期

每當開學前十天左右，我都會鬱鬱不樂。大概人之常情都是好逸惡勞，「逸」並不是好吃懶做，而是清閒、沒有打擾的時光。漫長的暑假寒假，優哉游哉，做什麼無所謂，睡覺也好，啃大部頭的書也好，貴得肆意，縱心無悔。而開學後除了工作以外，還有各種純屬虛耗時間的雜事將一天分割得七零八落。這個會要去開，那個活動要去參加，到了那裏，正襟危坐卻還能神遊天外，但非寫不可的表面文章就不得不傾力為之。每天回家之後，就沒什麼精力留給自己真正的愛好了。實際上，這是我厭惡開學的主要原因。

然而世上諸多工作種類，有幾個不是如此，有相當一部分時間要花在虛應故事上。前人說「偷得浮生半日閒」，可見閒暇來之不易。不易到手的東西更令人懂得珍惜，所以有諷刺意味的是，開學期間忙得人仰馬翻之際，難得有了短暫閒暇，比如周末或公共假

期，比起寒暑假鎮日閒散就顯得彌足珍貴。這些短假讓我們能夠不受干擾但又心有警惕，抓緊時間專注於自己的愛好，形而上的追求超越了形而下的生存必需，彷彿一場及時雨，落在一片由忙碌孳生的荒蕪麻木之上，讓生命的意義蘇生，細緻的情感得以苟延殘喘。

為了自己的愛好起早貪黑、廢寢忘食，其實並不會覺得忙碌或疲勞。周華健的老歌《忙與盲》歌詞有句「忙是為了自己的理想，還是為了不讓別人失望」。只是為了後者而忙碌就是「盲」，甘願陷在評定職稱級別的體制中、如螺絲釘般機械轉動也是「盲」。「盲」不僅浪費時間，更會產生麻痹感，產生「忙勝過閒」的錯覺甚至優越感，鼓勵更長期的「盲碌」。哲人羅素在《閒散頌》(In Praise of Idleness) 中否定了「工作即美德」的信念。雖然《閒散頌》寫於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經濟蕭條時期，針對的也並非廿一世紀

的打工族，但他描繪的一個情況卻不限於當時：藝術家為了養家糊口，不得不炮製出聳人聽聞其實粗糙不堪的作品以引起注意；而當他們有了經濟能力時，卻已經喪盡創作不朽作品的情趣和能力。忙碌喪志，無過於此。

開學在即，將莎劇《亨利四世》上篇第一幕王子亨利的台詞再念一遍，算是自我安慰吧：「要是一年四季全是遊戲的假日，那麼遊戲也會變得像工作一般令人煩厭；惟其因為它們不當到來，人們才會盼望它們；只有偶然難得的事件才令人喜悅。」工作時盼望假期，說句套話，就如久旱盼甘霖一樣。

來自北美洲  
吳捷  
wujie81@hotmail.com

## 文采

## 大器晚成

鄭嘉穎在娛樂圈也有一段日子了，他應該老早就紅起來，卻又是載浮載沉，直到轉移陣地去了大陸拍《步步驚心》之後，忽然就紅了，相信他離港北上時也是懷着步步為營忐忑不安的情緒吧！

所以說，在娛樂圈你永遠不會知道幸運之神什麼時候出現，當你以為幸運拋棄你的時候，卻原來它又緊緊擁抱着你，同樣你以為總有一天捉着它，但卻不知不覺在圈中蹉跎了大半生……

鄭嘉穎的際遇跟羅嘉良有點相似，但又不那麼相同，然而兩人之間所走的路卻又如出一轍。

同樣地，八哥認為羅嘉良在他仍未大紅時，他在同期的小生中最有小生模樣，惟是那年頭總是被那些非常有「特徵」的男藝人領風騷，羅嘉良俊朗的外型竟成為四平八穩的笑柄，但八哥堅信，邪（牌）不能勝正（經）。果然，不久「羅嘉良」冒出來了，他的《難兄難弟》令他走上事業的坦途，可惜的是還是要在邪惡的角色中贏得「共識」，但更可惜的是他北上之後，知名度卻日低；更令人扼腕的是，他背棄了愛了半生的妻子，在內地再婚。如今羅嘉良三字，在香港幾已成絕響，以後能不能再在香港娛樂圈發光發熱，真的要看幸運之神是不是還對他有興趣了。

至於鄭嘉穎，他的條件在八哥眼中也是最好的（在同期），但他的星運卻平平，直到北上後才大器晚成。所謂行運一條龍，尤其在娛樂圈紅了，無論扮相如何，即使做「流氓」也好看，鄭嘉穎本來就是一個很好看很有氣質的男演員，他眼眸中那份深情溫度卻正正好；更令人扼腕的是，他背棄了愛了半生的妻子，在內地再婚。如今羅嘉良三字，在香港幾已成絕響，以後能不能再在香港娛樂圈發光發熱，真的要看幸運之神是不是還對他有興趣了。

說來也真奇怪，羅嘉良跟鄭嘉穎同屬英俊小生，同樣是遲來的星運，但北上的結果卻是截然不同，一敗一榮，似乎沒什麼道理，但誰知道呢？

很久以前聽前輩說，好馬不吃窩邊草，吃了影響運程，好運氣都會跑掉，是耶非耶？請大家在圈裏人事中細細考證吧。

ma@hkcd.com.hk

空穴來風  
八哥

空穴來風  
八哥